



诺伊恩多夫别墅 ——墙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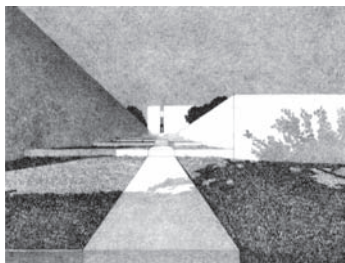
约翰·帕森和克劳迪奥·席维斯金，1987-89

Neuendorf House

Mallorca, Spain

John Pawson & Claudio Silvestrin

姚远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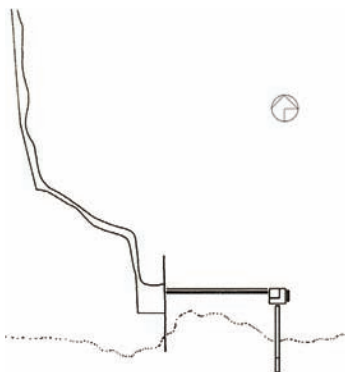
诺伊恩多夫别墅



约翰·帕森



克劳迪奥·席维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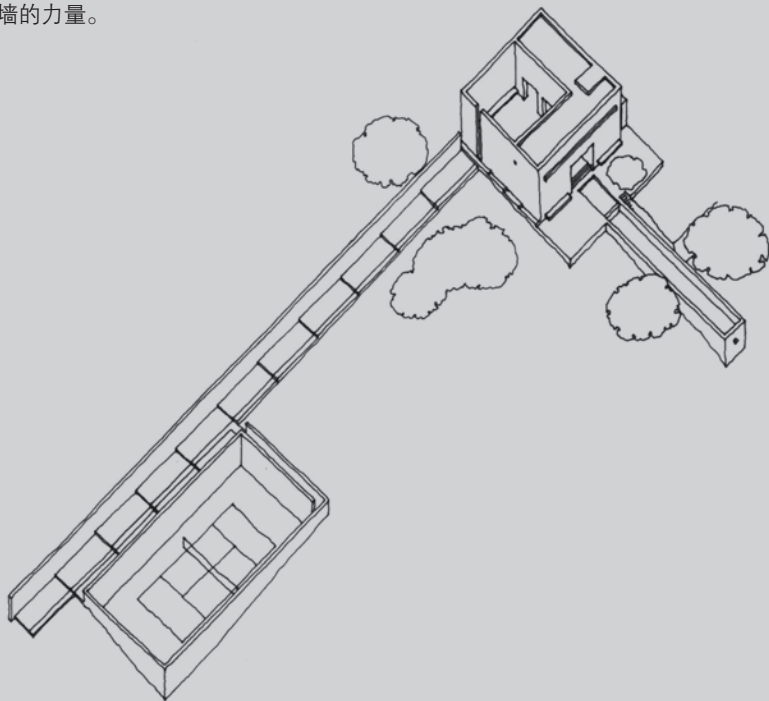
总平面图

西蒙·昂温在他的《解析建筑》一书中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分析建筑的方法。而《建筑学基础案例研究 20 则》则是试图将这种方法用以分析 20 个在作者看来非常重要的建筑作品。西蒙·昂温在《解析建筑》中对于建筑的构成要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一个建筑的成立依赖于对一系列建筑元素的组织。诺伊恩多夫别墅则是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它向人们展示了，仅仅通过对墙体这一个要素的操作，就可以创作出一个成功的建筑。这个小小的海边别墅展示了墙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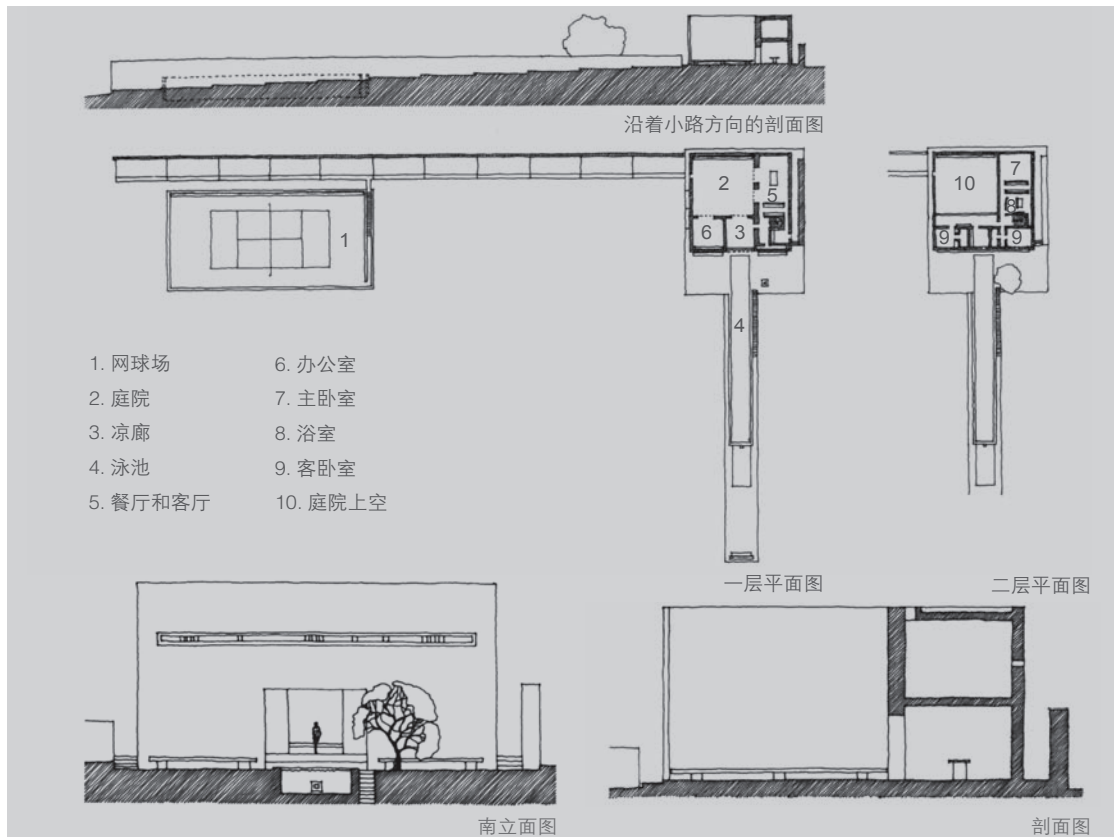
约翰·帕森和克劳迪奥·席维斯金

John Pawson and Claudio Silvestrin

约翰·帕森 1949 年生于英国的哈利法克斯，1973~1977 年间在日本游学，为日本设计大师仓俣史朗（Shiro Kuramata）工作。1979 年在伦敦的 AA 学习，81 年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克劳迪奥·席维斯金 1954 年生于瑞士的苏黎世，早年在米兰拜师于著名的设计大师 A.G. 夫龙佐尼，随后去往伦敦的 AA 进行学习，在 1986~1988 年间和约翰·帕森合作。这两位建筑师都是极简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极简、朴素，设计的空间带有明显的去物质化的特征。约翰·帕森对于“极简”的定义是：无法通过进一步的简化而提升品质的一种完美状态¹。这种品质，于建筑而言，就是其所营造的空间的品质。“一个画廊，一座博物馆，一个餐厅甚至一个商铺，他们不是展示建构的场所，而是抑制诱惑，减少注意力分散的空间。”^[1]在他们的设计中，建筑的实体建造让位于实体所创造的虚体空间，对于材料、节点的隐匿使得空间作为主体被更好得呈现。这种隐匿的手法带来的另一个结果便是：抽象的建筑要素，破除了材料的肌理、质感、色彩等等因素的干扰，被更加纯粹地展现。就像在诺伊恩多夫别墅中，墙就是墙，我们无需也无从知道它是“砖”墙、“混凝土”墙还是“夯土”墙，墙不带物质属性的出现，但仍然出色地完成了营造空间的作用，这恰恰反映出了墙的力量。



鸟瞰轴测图



马洛卡岛上的光与影

诺伊恩多夫别墅位于西班牙的马洛卡岛。这里到处是砂质的海滩、陡峭的悬崖、种满橄榄树和杏树的田野，日照非常的充足。“建筑是阳光下体量精妙，恰当，出色的游戏。”勒·柯布西耶将房子作为一种雕塑造型的表达，并且精妙地运用自然光线的理念和手法影响了一大批建筑师。诺伊恩多夫别墅就是这样一个在烈日下的雕塑。光秃秃的矩形墙面，被刷成了橙红色，映衬在地中海深绿的树木之中。通红的墙面散发炽热的光，和马洛卡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在这个极简的形体上，几乎没有任何窗户，仅有一些极小的矩形洞口。入口的墙面除了一条裂缝之外，只有一个极小的方洞。东面墙上有节奏地布置了一行窗户，而在南面，一个个小窗户则隐匿在一条水平狭长的裂缝之中，好似头盔上的面甲。在室外，简洁的开洞无疑使得建筑形体更加抽象完整，在强烈的阳光下形成挺括的阴影，增强了建筑的体量感，这是约翰·帕森和克劳迪奥·席维斯金对柯布西耶的追随，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将这种极简和干净的光线引入了室内，形成了富有禅意的室内空间。

完美的正交几何

诺伊恩多夫别墅的形式遵循严格的正交体系。除了在二层用来分隔卫生间和楼梯间的一道弧形的墙体之外，其余的所有要素都是完美准确的矩形。首先，进入别墅是一条笔直的小路，小路上是一级级矩形的台阶。水平的屋顶，竖直的墙面，方形的洞口，还有沿着轴线延伸的长长的矩形泳池，甚至连浴室的浴缸也是方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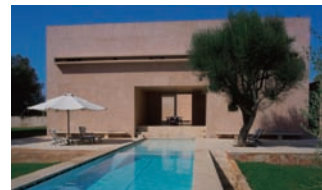
除了要素，别墅的形体生成同样是基于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每边被等分成三份，从而划分成9格小的正方形。入口处面向天空的庭院占据4格，而剩下的5格被居住单元填满。最南侧中间的小方格被设计成为面向泳池的凉廊。正方形的庭院每边同样被分为三等分，进入房子的入口——一条细细的，贯穿整片墙面的裂缝——在其中一边的一个三分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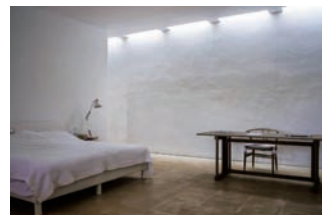
炽热阳光下的诺伊恩多夫别墅



被刷成橙红色的墙体



极简的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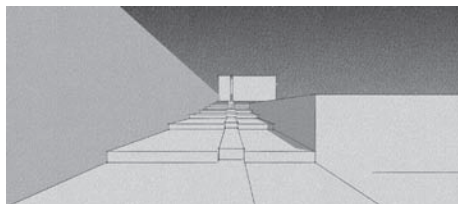
极简的室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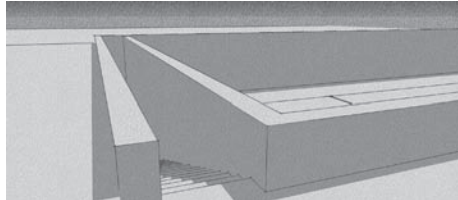
长方形的泳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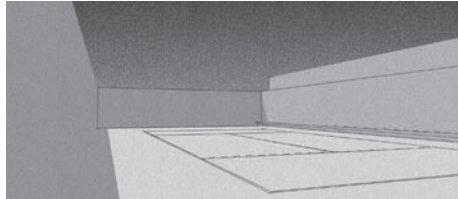
方形的浴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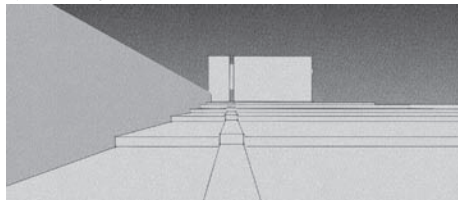
前奏——一片墙在入口将你引入



下到网球场逼仄的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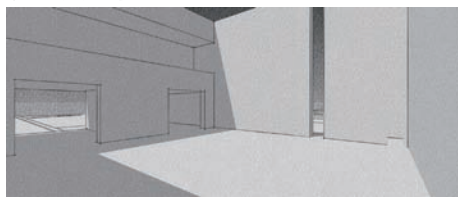
敞向天空的网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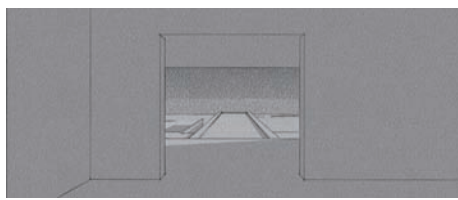
继续拾级而上



变调——正面墙上狭长的裂缝一直吸引着你前行，但是当你靠近时，会经过一番踌躇，才会踏上台阶，小心翼翼地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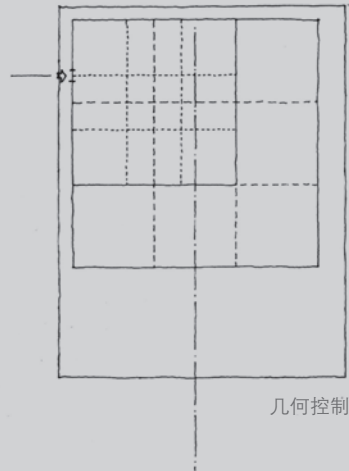
进入后看到的是一个四面围合的庭院，面向天空。当穿过裂缝的一刹那，你从一个自然环境瞬间转入到一个人工的精神空间。



高潮——在这个精神空间中，你逐渐成为了中心。当你穿过洞口，看到一条长长的泳池似乎以你为中心，伸向远方，空间达到了最高潮。



一层平面



几何控制

建筑的乐符——墙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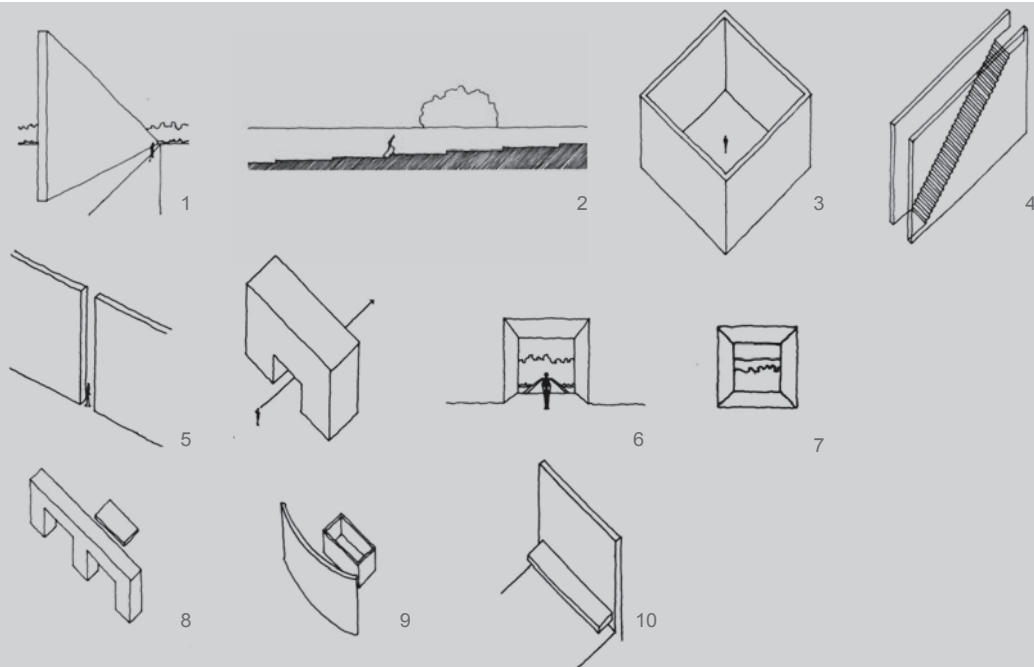
西蒙·昂温在这里将建筑和音乐做了类比，音乐家通过组织乐符谱写乐章，而建筑师则通过组织要素形成空间的序列。乐章包含了前奏、变调和高潮，同样地，空间序列上也有准备空间、转折空间和高潮空间。这一系列的体验当然都离不开另一个要素——时间。诺伊恩多夫住宅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时间来细细体验的建筑，而体验是围绕着墙体这一要素一点点展开。

从诺伊恩多夫别墅中延伸出的笔直的小路拉开了这段建筑之旅的序曲，小路像是庄严的主人一样，在入口处接待宾客，再把他们慢慢地引入别墅。而沿着小路一侧的墙体仿佛挽着宾客的胳膊，一直陪伴前行。期间，你可以通过一段狭窄的楼梯去往下沉的网球场。当到达小路的末端时，一条贯穿整堵墙壁的裂缝便会映入眼帘，这条裂缝便是整栋房子的入口，它预示着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转换，如同一个变调的乐符。设计师在小路的结束和入口的平台之前特意地增设了一级高差，这个高差更为明确地界定了空间的内与外，也为即将踏入别墅的宾客提供了一种心理上 and 空间上的准备。当你踏上平台穿过裂缝，便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是个与世隔绝的庭院，一个面向天空的精神空间，又如同一个空无一人的舞台。接着你向庭院深处走去，可以看到一个宽阔的门洞，你逐渐走向它，也随之迎来空间的高潮：你发现自己处在房子的正中心，而一条长长的泳池从你脚下伸向远方，如镜面般的水面倒映着蔚蓝的天空和深绿色的橄榄树，这一切在方形的凉廊中形成一个构图完美的画面。

墙的力量

无疑，诺伊恩别墅精彩的空间序列是通过墙的组织 and 引导，一段段呈现的。作家和导演在写作时埋下伏笔，留下悬念而最终给出解答，约翰·帕森和克劳迪奥·席维斯金同样依靠墙体的组织，在空间序列中埋下伏笔，最终引起高潮。在他们的手中，墙这一元素，具有惊人的力量。

西蒙·昂温在这里通过图解的方式，表现了他对于墙在诺伊恩别墅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理解：1）小路一侧的水平墙体起着引导的作用，将人引入别墅；2）顶端水平的墙体随着逐渐升高的台阶而逐渐变矮，引导性渐弱；3）庭院是由同高的四面墙体围合而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人工的精神空间；4）两片平行的墙体限定出了逼仄的通道，通往下沉的网球场，并与网球场的开阔形成鲜明的对比。墙一方面起着引导、围合空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划分着空间；5）入口处贯穿墙面的裂缝定义了内与外，将内部的庭院与世隔绝的同时仅留下一人宽的通道；6）南侧的起居体块被作者解读为一堵厚墙，宽大的洞口——凉廊——在框出景观的同时，也界定出了一条视觉的轴线；7）墙上的小洞框出了外部世界的风景，联系了室内外；8）庭院和餐厅之前的墙体被处理得更为厚重，从而强化了小路、入口裂缝、洞口与餐桌之间的轴线关系；9）弧形的墙体分隔了走道与浴室；10）部分墙体成为了长凳的靠背。



读书评析

诺伊恩多夫别墅的重点在于利用墙体创造了基于时间进程上的丰富的空间体验。空间在这里需要被人逐一体验，建筑的意义，元素组织的意义才会得以实现。而墙体的力量正是在于引导了空间的串联，造成了空间的转折，最终形成了空间的高潮与终结。在西蒙·昂温对墙体力量的总结中，可以看到他解读诺伊恩多夫别墅的几个层面：第一，作者将一切可能的要素解释为墙体，例如居住的体量被看作是厚的墙体，又例如围合庭院的是两片墙和 L 形的起居体量，西蒙·昂温在这里将其看作是四面等高的墙体。可以看到，西蒙·昂温注重的是二维表面对于空间形成的影响，这一二维表面既可以是单独的墙的形式出现（例如入口小路一侧的墙体），也可以是一个体量或是一个表面。这或许可以解释作者为什么选取这一案例，而非大家所熟知的板片构成的经典案例——施罗德住宅——来说明“墙的力量”这一主旨。第二，作者在强调墙体的力量的同时，其实也强调了另一个基于墙体而存在的要素——洞口（Doorway），西蒙·昂温在自己的另一部书《DOORWAY》中系统地阐述洞口的作用（The Power of Doorways）。墙体区分空间，墙体上的洞口使得相互分离的空间之间取得联系，可以是行为的，也可以是视觉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基于墙体操作的建筑都会有洞口，没有洞口的案例同样存在，最著名的当属密斯的德国馆。第三，作者在自己部分图解中加入了黑色的小人，即有意识地引入了尺度的概念。比如作为进入整栋建筑唯一的入口的那条裂缝，高达 9m，但是仅有 0.8m 宽，只能容纳一人小心翼翼地通过。这样的洞口处理使得之前沿着水平墙体连续上升的空间进程在这里有一个停顿，人的内心在这里变得紧张，怀揣着敬意小心翼翼地穿过这道墙体。自然与人工、世俗与神圣的两个世界通过这一条狭窄的、超尺度的狭缝微弱而又有力地联系在一起。

不同于安藤忠雄表达诗意的清水混凝土，不同于路易·康表达建构逻辑的砖墙，更不同于卒姆托营造空间氛围的片麻岩墙面，约翰·帕森和克劳迪奥·席维斯金展现的就是抽象的墙体本身。不借助材质的属性，抽象的墙体通过自身的组织、洞口的操作、尺度的把控同样可以形成如音乐般跌宕起伏的空间进程。而这，就是墙的力量。^[AT]

注释

1 The minimum could be defined as the perfection that an artefact achieves when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improve by subtraction. 参见 John Pawson, Minimum, (London: Phaidon, 2000), 7.

参考文献

[1] 赵玥. 建筑的去物质化倾向及其空间与材料表达 [D]: 南京: 东南大学.

主体读本

Simon Unwin. Twenty Buildings Every Architect Should Understand[M]. Routledge. Abingdon, Oxon. 2010.

平行读本

John Welsh – Modern House, Phaidon, London, 1995 (28–35).



入口

